





冲虚真經

列子著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  
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  
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  
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  
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  
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



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

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曰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



夏革對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者不老不死所居

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訐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



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  
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  
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  
萬里得譙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  
人名曰諍人長九尺荆之南有冥靈者以  
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  
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矇蚺  
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  
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  
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  
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  
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  
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  
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眚揚眉而  
望之弗見其形鯨俞師曠方夜<sub>耳</sub>俛首而  
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



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  
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然聞之若雷  
霆之聲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碧樹而冬生  
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  
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鸚鵡不喻濟  
貉踰汝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  
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  
何以識其巨細吾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

其同異哉

太行王屋二山其方七百里其高萬仞本在  
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  
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  
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  
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  
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  
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



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  
男始齧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  
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  
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  
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  
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  
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

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  
漢之陰無隴斷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  
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  
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  
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



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

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甄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水山下經營一國七不悉徧土氣和七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七



數有喜樂七哀老哀苦其俗好蔽相攜而  
迭誑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  
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  
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  
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然自失不進酒  
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  
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

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撫則  
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  
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  
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  
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  
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  
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  
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



性而成之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

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殍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廼成為孝子

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運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



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  
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鈎荆蓀為竿剖  
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  
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  
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  
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  
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  
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

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  
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  
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  
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  
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之  
扁鵲治之既而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  
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  
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



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弃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



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  
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寒沍  
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  
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  
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  
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  
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

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  
言歸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  
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櫺三日不  
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  
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  
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  
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忌向之  
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



哭放娥之遺轂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  
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兮若泰山志在  
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  
所念鍾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然逢暴雨止於巖下  
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  
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  
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

像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轂哉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及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  
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  
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  
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  
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  
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  
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



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  
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  
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  
斲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  
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  
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  
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  
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  
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

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  
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  
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  
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  
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  
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  
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



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筈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

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



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  
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  
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  
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  
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  
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  
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  
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

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  
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  
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  
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  
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  
之

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  
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



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  
於人誓手劔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  
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  
膚受矢鏃鏑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  
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  
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馬來  
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  
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  
軍之衆奚不請馬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

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  
吾有三劔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  
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  
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  
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比面  
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  
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  
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  
不見形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隨過隨合覺



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  
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  
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  
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  
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  
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  
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  
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  
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

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  
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  
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彼  
其厭我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火浣之  
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錕赤刃用之切玉如  
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  
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凝乎雪皇子  
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



自信果於誣理哉

冲虚真經

列子著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



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柰  
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  
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  
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  
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  
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  
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  
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

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  
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  
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  
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襪  
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  
然有傲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  
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  
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  
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



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僂僂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

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也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廕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飾終身迥然不



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  
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  
哉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  
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  
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  
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莒既  
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  
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

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  
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  
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  
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  
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  
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  
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  
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  
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  
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  
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  
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  
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  
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  
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  
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  
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  
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  
用讎不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  
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  
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  
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也潔廉善  
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  
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



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  
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  
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  
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  
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  
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  
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

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  
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  
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  
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  
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  
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  
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  
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



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

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



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  
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  
梁之疾自瘳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  
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  
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  
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  
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  
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

生自死自厚自薄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  
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  
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  
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  
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  
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  
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



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  
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  
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  
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  
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  
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  
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  
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

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尿管單至啾啾  
慤慤四人相與游於世昏如志也窮年不  
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姦斫便  
辟四人相與游於世昏如志也窮年而不  
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謬忤情露讓極凌  
誅四人相與游於世昏如志也窮年不相  
曉悟自以才之得也眠媵誣諉勇敢怯疑  
四人相與游於世昏如志也窮年不相譴  
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



人相與游於世昏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  
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  
之於道命所歸也俛俛成者倘成也初非  
成也俛俛敗者倘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  
生於悄悄之際昧然於倘而不昧然則不  
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  
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  
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  
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

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  
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  
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  
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  
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  
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  
自亡也自喪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



我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䟽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

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何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



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  
乃與嚮無子同巨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  
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  
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22

